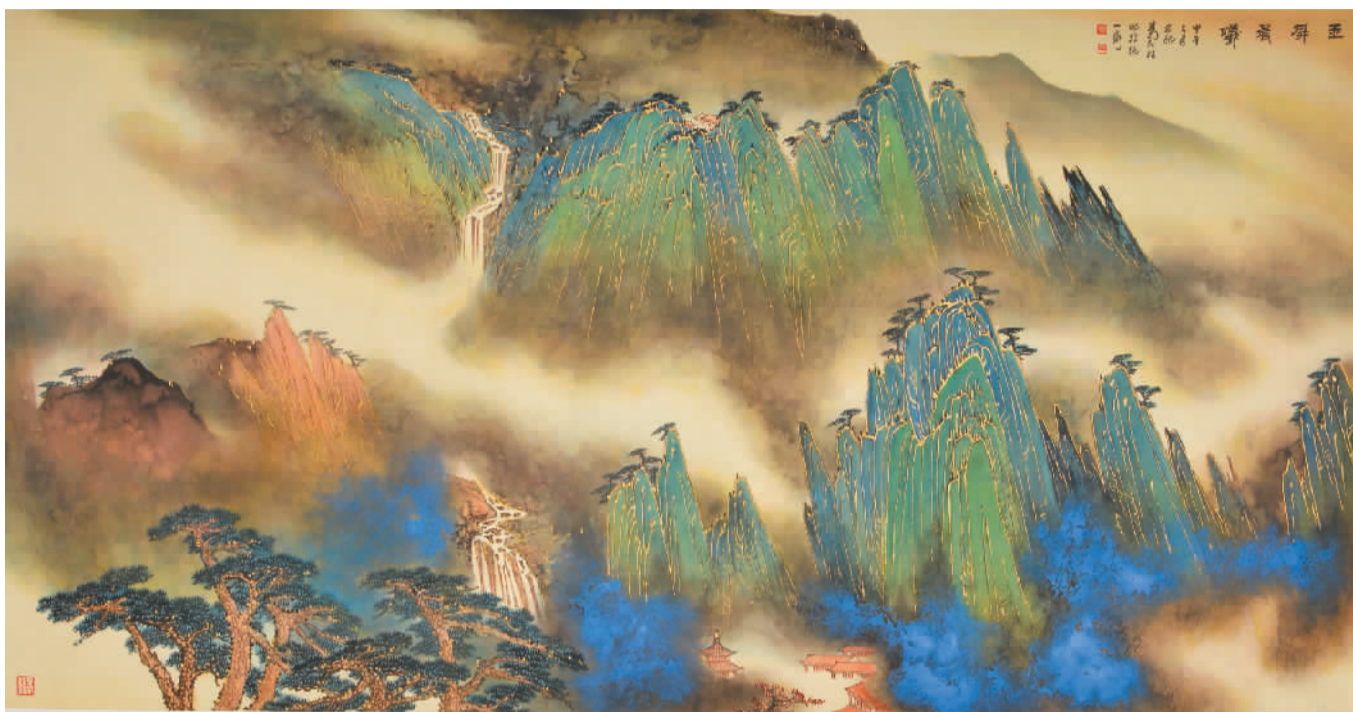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在白云中 未尝忘青山

——画家葛茂柱的绘画人生

本报记者 张远晴



玉屏晨曦

1953年出生的葛茂柱，今年已过耳顺之年。满口的皖派普通话，语速快，寒暄过后，就问我：“我的普通话你听得懂吧？”

待坐下后，又小心地问：“今天怎么采访？我有点紧张，衣服也穿得太随便了。”我便告诉他，只是聊天，想到啥说啥。葛茂柱哈哈一笑，顿时松弛了许多，话匣子一下打开。

来见葛茂柱之前，朋友就告诉我，葛先生的故事非常多。果然，跟葛茂柱聊天，是快乐之旅。

由于父亲葛介屏先生的关系，葛茂柱年轻时接触的名家大师多，眼见或听闻很多不载于书册的奇闻轶事。加之思路敏捷、记忆清晰，说到高兴处，两眼闪光，盯着你滔滔不绝、津津乐道，仿佛就是昨天的事一样。即便到中饭时，葛茂柱还意犹未尽，几杯酒下肚，略泛红晕，拉着我到一边，悄悄告诉：我跟你讲，某某当年咋样咋样。末了，还不忘得意地一笑。

我很喜欢葛茂柱这份率真的童心，这也是他贯穿几十年艺术人生的一份真诚。

只想好好读书

葛茂柱的父亲是安徽文史书画界赫赫有名的葛介屏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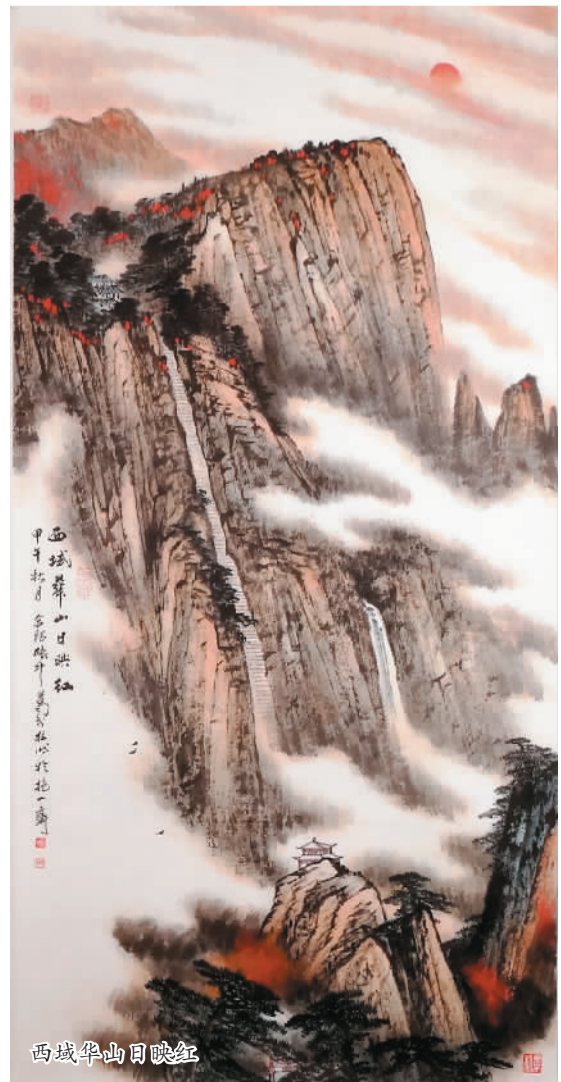
介屏先生1912年出生于安徽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，年少时就在当地颇有才名。1930年，合肥明教寺为十八罗汉重塑金身，特邀乡儒、名流前往赋诗立像。当时，年仅18岁的葛介屏应邀赴会，作了一首七言排律，一时文惊四座，引为佳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参与安徽的文物古迹整理工作，被聘任为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（安徽省博物馆前身）专职研究员。

葛茂柱对博学的父亲颇为尊重，家里依然挂有好几幅精心装裱过的父亲几十年前创作的书画。就在2009年，葛茂柱还整理父亲的遗作，全部捐赠给了省博物馆，并出版了一本精装的《葛介屏金石书画诗文集》。

葛茂柱略为遗憾的是，小时候对父亲的书画艺术不理解。“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给学校画黑板报，一直画到初中。可能基因里有这个天赋吧。”葛茂柱说，“但对父亲的书画不屑一顾，认为是封建糟粕。”

当时正逢“破四旧”，父亲收藏的字画有一些就被烧掉了。“比如郑板桥一幅六尺整张的竹子，当时就被扯掉当柴火烧了。”葛茂柱比划着，“还有宋代郭熙的一幅手卷，项子京之类的收藏章就有21方之多，也没了。太可惜。”

因为年纪小，葛茂柱并不理解这批作品的价值和在父亲心中的地位。他只记得父亲苦闷得好几天不说话。因为是旧时代过来的文人，父亲每场批斗会都是主角。但面对这些挫折，父亲还是不忘叮嘱葛茂柱：“不要贪玩，不要把时间玩掉。”



西域华山日映红

这个道理，等1969年他下放萧县农村劳动后才明白。

“回来后，看到农村和城市巨大的差距，也慢慢了解了社会，逐步有了自己的想法。”葛茂柱说，“就想留在城市，好好读书。”

将宋元明清名家临了个遍

在家自学是清苦的。记忆中，父亲只讲解了《苏秦说秦连横》和《项羽本纪》，其他就是让葛茂柱自己查字典，认繁体字。

“上世纪70年代买了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一直用到现在。繁体字不认识，就不断查，不断记。乘着夜深人静背古文，头脑清醒，早上起来再背一遍，就差不了。”葛茂柱还记得，当时家里为省电，父亲只用15瓦的灯泡，但给葛茂柱用了25瓦的，就是为他晚上可以看书。回忆起那段时间的苦读，葛茂柱对父亲充满感激，说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此。

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葛茂柱开始跟着父亲学画。临摹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家藏的顾坤伯的一幅山水。但大量的临摹却是1972年到1975年，在合肥的美术服务部开始的。

当时为了出口创汇，政府组织了画家临摹古画，当外贸产品。葛茂柱有幸被选中，进入美术组。在这4年中，他临摹了大量古画，从清代回溯到宋代，又从宋代回到清代。因为是批量生产，得来回临摹好几遍。

“当时年轻手快，最多的时候，一个月能画15张，2元一张，一个月能进账30元。”葛茂柱说，“后来一批订单，给5元一张，一下子画了71张，小赚了一笔。”葛茂柱笑道。

就这样临摹了4年，他把中国画的技法和发展脉络摸了个透。

“葛老虎”的成名

文革后，葛茂柱开始尝试从临摹中脱胎出来，画些新题材。

有段时间，葛茂柱迷上了画虎。父亲就介绍他认识“安徽五老”之一的光元现先生。光老先生是安徽师大教授，画虎师从张大千的胞兄张善孖先生。

光老先生对这个年轻人颇为赏识，他特意给葛茂柱画了10个虎头做示范。有了名师的指点，葛茂柱的画虎艺术突飞猛进。70年代末，他跟弟弟葛茂桐合作的《虎豹图》上了年画，一时传播甚广。之后，出版社每年都向葛茂柱定老虎题材的年画。

当时光老家的子女都还没开始画虎，所以有人戏称，这光家的老虎要变成“葛老虎”了。于是，“葛老虎”的名号就传开了。

葛茂柱笔下的老虎姿态分外生动，有的雄踞呼啸，有的独步山野，有的静卧安闲。他多次画过《母子虎》的题材。他说，“虎的本性凶猛，故人们谈虎色变，然而虎在对幼崽的哺育过程中，存在着与人类共有的一种天性，就是母爱。”

艺术史论家刘传铭先生曾说，在葛茂柱的眼中，“无论凶残到如狮虎，威猛到如鹰鹭，平和到麋鹿，柔弱到如兔羊，他们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天真、稚气、信赖和无邪。这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节——生之初，性本善。”

正是画家以一颗悲悯之心关照世间万物，以一颗不受污染的赤子之心会通世界，因而，他笔下的动物，才会充满生机。

“大风堂再传弟子”

山水一直是葛茂柱自许的“主业”。



高歌唱大风

文革结束后，葛茂柱开始他的山水画创作。一开始画的是远在千里、至今未曾谋面的漓江，直到有一次去黄山出差，在云雾缥缈中登临山顶，葛茂柱一下子心醉了。过去这么多年笔下临摹过的浙江、石涛等大师的作品次第浮现脑海，他既为古人高度的提炼能力折服，更为黄山千变万化的姿态所震撼。

“当时激动得要命，画了几年的假山假水，终于看到大自然了。”虽然那次登黄山，只呆了2天，但提及当年的情景，葛茂柱依然难以抑制兴奋之情，他说，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。

那次与黄山的初次见面，葛茂柱觉得自己寻到了山水画创作的根本，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黄山画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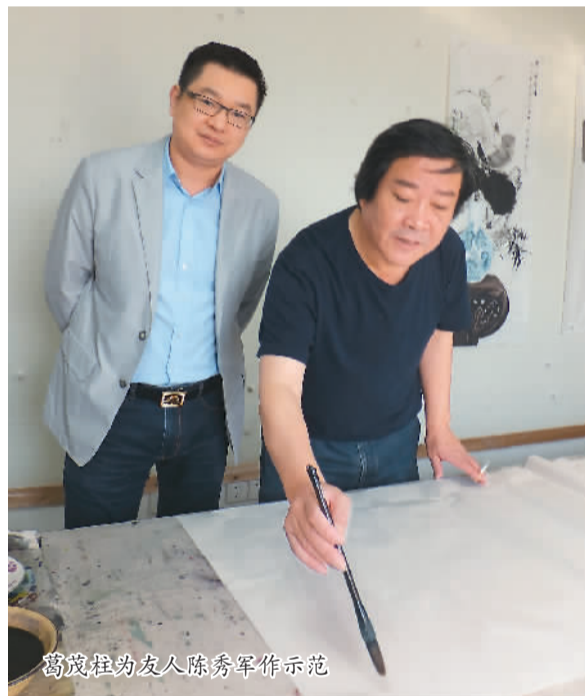
“安徽人不把黄山画好，愧对黄山。”葛茂柱说。

从那时开始，葛茂柱一直在寻找表现黄山的各种手法。一开始是传统的勾勒，直到1985年，拜张大千弟子、常熟曹大铁先生为师后，逐步汲取了大千先生的创作营养，用泼彩、泼墨、金碧等方式表现黄山，开创了黄山画派的新路。

对于这个弟子，曹大铁先生颇为器重，允为“奋笔凌云，艺业精进，不愧为大风堂再传弟子”。他还专门找了西泠印社的老社员析小渔先生篆刻了一方4公分见方的朱文印：“大风堂再传弟子”（大风堂是张大千先生的名号），赠与葛茂柱。

曹大铁先生广富收藏。葛茂柱回忆，每次去拜访曹老先生，先生都会把藏画的书房让出来让葛茂柱住，便于饱览真迹。跟这么多国宝级的绘画真品“同吃同住”，令人艳羡。

张大千的绘画给葛茂柱打开了大千法门。



葛茂柱与友人陈秀军作示范

他从1985年至1995年的10年间，沉浸于此。直到1995年后，开始尝试将张大千绘画中的泼墨、泼彩技法，运用到黄山的创作中。他8次上黄山写生，最长一次住了11天。在他的笔下，奇峰、云海、松涛，如自己师友一般，在笔墨淋漓的画幅上，对话、交流，参悟天地与心灵之融合。尤其是把大千先生独创的泼墨、泼彩方法，运用到黄山的创作中后，一个烟云变幻的奇妙世界氤氲于画纸，画中的墨彩仿佛要飘荡而出。

艺术家徐恩存先生许之为“逸气”，认为“传达出‘大风堂’及其门人一脉山水的清幽、纯洁与静谧的文化精神”，“这是一种烟锁云断、青峰数座、空山无人的旷达之境，其意味极其幽深。”

而近些年，葛茂柱又在尝试画金碧黄山。在大青大绿中勾勒描边，使得笔下的山峰仿佛笼罩了一层日光的盛晖，衬以泼墨形成的宣纸渗化效果，虚实相生，绚烂已极。

现在，他有多幅作品被制成宣纸手卷，成为安徽省的外事礼品，也有几幅超级大画，张挂在一些重要场所。而题材，无一例外都是黄山。

葛茂柱的作品自75年开始，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。对这些荣誉，葛茂柱看得很淡。他说，他只是艺术创作上不甘寂寞。

接下来这一年，葛茂柱会很忙。他计划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本个人画册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，还有给即将落成的合肥高铁南站创作巨幅山水画。

他很早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：“随人作计终后人，自成一家始逼真”。在艺术的道路上，他依然在奋力前行。



葛茂柱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1953年生于安徽合肥，承母训，自幼家学（父，葛介屏）。师从王石岑、光元现、徐子鹤教授，习中国画山水、动物，工画虎，人称“葛老虎”。又得林散之先生面授，再拜张大千弟子曹大铁先生为师，遂得大风堂再传弟子印。著有《葛茂柱水墨作品集》、《葛茂柱画集》、《画虎漫笔》等。传略收入《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》、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。

友人评葛茂柱



扇面

黄宾虹先生说过，作画难在“自成一格”。囿于传统、为前人规范束缚者，难以自立门户。同样，受流行画风影响而无鲜明个性者，更无独立品格可言。从事绘画创作的人要做到自成一格，必须一有修养，二有悟性，三有胆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风格是个性的自然流露，是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。葛茂柱出生在安徽合肥，父亲是当代著名书画家、金石篆刻家、诗词学家和文物书画鉴定家葛介屏。他自幼受徽州文化熏陶，作画爱自由挥洒，有豪迈气，但作画步骤审慎、认真。画面布局饱满、大方，予人的第一眼的感觉是气势逼人，同时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他遒劲有力的笔线和浓重的墨色，是他别出心裁的留白和黑白变化。这一切都反映出画家心灵的内在节奏、创造的活力和思维指向的现代性，是新一代徽派黄山画派重要人物之一。

——吴雷（安徽省文联书记处书记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）

葛茂柱先生的山水画，源自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感受能力，身在现世中，心在云间，因此，在他笔下，山水意象及其符号，并非只是真山真水的真实再现，而是“天地造化，自然生生不穷”的象征性写意，墨色的氤氲淋漓，浑然苍茫等，都传达着象外之象，画外之境；我们看到，葛茂柱先生的山水画，展示为虚实无际、气韵蓬勃和笔墨浑化苍润的美感与魅力。

由作品及人，我对葛茂柱先生也是非常敬仰。我曾在他的画室看他作画，秋雨霏霏，气温骤降，他脱去外套，单衫作画，忘怀自我。家人要为他铺纸、端墨，他一一拒绝，内心世界全是黄山的峥嵘巨石、松涛飞泉。葛茂柱虽年过耳顺之年，但勤劳耕耘于艺术园地。他正运用自己积累的丰富生活阅历和艺术经验，酝酿新的构思，创造新的山水天地，为中国山水画的繁荣，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——陈秀军（安徽元金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）

我与葛茂柱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葛茂柱先生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。他的作品中很注重写生，习中国画山水、动物，尤工画虎，人称“葛老虎”。葛茂柱师法自然，始终坚持在黄山的主题下写生和创作。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及笔墨语言。总的来说，他的作品灵秀中寻求一种浑厚。画家笔下的山水，我习惯第一眼过后用几个词概括其整体风貌，但葛茂柱的山水画你无法用几个词语去描述，他笔下的山不但在整体上表现了山体的形色与气势，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山脉的肌理与风骨，呈现出一种灵动、苍润的美感。这一点是许多山水画家难以做到的。

——吴乐四（安徽省《美术时空》杂志社总编、安徽省油画学会理事长）

（姚晓雪整理）

主持人：李树森 电话：010-65363425
E-mail: haiwai@126.com
人民书画艺术网：www.people-art.com.cn
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